

平定州志

艺文
书目
艺文
上
二

十卷

平定州志卷十

艺文上一

艺文志

平定科名甚噪，而能读书著述者鲜。自宋元以来，间有作者，其书既不传而其人底蕴固无由窥见云。至于诗，古文技之一耳！士或以此知名而旧所载者几居志之半，繁紊淆杂固不能以无讥焉！今分为二类，而稍加别择，非必其信今而传后也，亦以备一郡之文献云尔。

平定州志

艺文 书目

一

凡门二

书目

艺文

书目

元明以来，乡先辈之称著作才者，如吕思诚、张修己、张三谟、曹命诸公著作虽多，而传于世者，惟碑铭、庙记之文而已。至于撰著成集之书，皆久而不传，百余年间，惟纂修州志之张佩芳所著翰苑集、希音堂集以及其孙张穆之顾阁合谱等书宏深博雅脍炙人口而流传亦远。至若，或仕官倦游，或林下终老，凡所著作有功于

经史者不少，而不尽付诸梓人传流于世，录其目于左，也不没人善之意云。

经类

周礼解

金乐平人
杨云翼著

周易解

曹命著

周易指归六十六卷

张璧
星著

书经批

董懋
极著

周礼集解

黄璟著

仪礼石经逸句考

李其
达著

四书捷讲

黄翼
堂著

史类

续通鉴

杨云
翼著

大金礼仪

杨云
翼校

平定州志

艺文 书目

二

卫绍王目录四十条

杨云
翼著

龟鉴万年录

赵秉文杨
云翼同集

君臣政要篇

赵秉文杨
云翼同著

两汉通纪

元吕思
诚著

正典举要

吕思
诚著

五星聚井辨

乐平人
王构著

鉴臣录九卷

甄鎬著

东瀛纪略二卷

甄鎬著

史鉴略

白以
采著

读史余论

白以
采著

明事纪略

李可
赞著

平定志考误

张佩
芳著

社仓考

张佩
芳著

读史条辨

李绪
宗著

史学精义

李绪
宗著

延昌地行志

张穆著

蒙古游牧记

张穆著

顾亭林年谱

张佩芳著

阎百诗年谱 张穆著

子类

左氏庄列赋 杨云翼著

悬象赋 杨云翼著

句股机要 杨云翼著

象数杂说 杨云翼著

老子征 曹命著

黄庭经解 曹命著

写韵轩音训考 李其达著

靖阳亭札记 张穆著

宦游日录 张蒲璧著

人禽辨 黄翼堂著

集类

沾山集 金吕宗礼著

文集 杨云翼著

秦溪文集 王构著

岭南集 吕思诚著

平定州志

艺文书目

介轩集 吕思诚著

白岩集 乔宇著

克蒙稿 乔宇著

潭水文集 李应奎著

潭水诗集 李应奎著

西轩集 白思明著

石瓮山人诗卷 郭钰著

松溪文稿 李念著

越中吟 李念著

奏疏草 乐平人乔宇著

金陵集 李愈著

松溪乐府古律诗类稿 李念著

日葵奏疏草 张三谟著

蒲石山房诗文集 李愈著

高比斋集 张三谟著

太古居集 张修已著

隘龕草 张修已著

中州集 张修已著

江帘吟

苗蕃著

居实诗集

白孕彩著

天香吟

苗蕃著

藏云集三十六卷

张璧星著

朴斋诗钞

李元正著

林下草

李玉书著

隰川诗钞

李锦书著

中州吟

李玉书著

竹松轩诗文集

张恩著

汾署诸稿

李玉书著

存焚草

张恩著

梦花堂诗集

董笔著

野唱集

耿纲著

淬峰诗集

甄汝砺著

翰苑集注

张佩芳纂集

见南诗集

甄炳著

希汜集

黄翼堂著

希音堂集

张佩芳著

荆花梦录

刘鸣鹤著

希崇集

黄翼堂著

平定州志

艺文书目

四

兰山堂诗集

黄璟著

晋林诗文集

张蒲璧著

养拙斋全集

董邦彦著

吟舫诗文集

黄翼堂著

闲吟偶存

窦士达著

守拙诗钞

窦士达著

老橘斋诗集

李绪宗著

介石山房诗钞

李绪宗著

古近体诗赋钞

李志沉著

师竹斋集

窦帽著

角斋诗文集

张穆著

老君堂碑略颂

隋薛道衡

老君感星载诞，莫测受气之由，指树为姓，未详吹律之本，含灵在孕，七十余年，生而白首，以老子为号。其壮也，三门双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异，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绵祀历代，见质变名，在文王武王之时，居藏史，柱史之职，国朝屡更，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叹龙德之难知，关尹四望，识真人之将隐，乃发挥众妙，著书二篇，率性归道，以无为用。其辞简而要，其旨深而远。飞龙成卦，未足比其精微，获麟笔削，不能

平定州志

艺文

五

方其显晦。用之治身，则神清志静；用之治国，则反朴还淳。既而炼形物表，卷迹方外，蜕裳鹤驾，往来紫府，金浆玉酒，燕衍清都，参日月之光华，与天地而终始。涉其流者，则摈落囂尘，得其门者，则腾骧云雾，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浅深，岂冯夷之能测，盛矣哉！固无德之称也。庄周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是谓遁天之形，虽复傲吏之寓言，抑亦蝉蜕之微旨。

颂曰：振古悠哉邈矣！帝先四夷纪地，八柱承

天丛生，类聚广谷大川至道，灵运神功，自然
五精应感，三微相继，树以司牧，执其象契，帝
迹惭皇，王猷谢帝，上德逾远，淳风渐替，时乖
淡泊，俗异冲和，尚贤饰智，悬法张罗，内修樽俎，
外事干戈，鱼惊网密，鸟乱弓多，真人出世，星
精下斗，龙德在躬，鹤发垂首，解纷挫锐，去薄
归厚，日角月角，天长地久，小兹王岳，隘此九
州，逝将高蹈，超然远游，青牛已驾，紫气光
浮，元门洞启，神化潜流，濑乡旧里，涡川遗迹
古往今来，时移世易，灵庙凋毁，祠坛虚寂，九

平定州志

艺文

六

井生桐，双碑碎石，惟皇受命，乃圣乃神，响发地
钟，光垂天镜，宇宙开朗，妖氛荡定，曜魄同
尊，参神取正，流沙蟠木，凤穴龟林，异类归
款，万方托心，鸿胪纳颡，王会书琛，青云干
吕，薰风入琴，化致鼎平，家兴礼让，永言柱
下，犹惭太上，乃见清祠，式图灵状，原隰爽
地，亭皋弥望，梅梁桂栋，曲檻丛楹，烟霞舒
卷，风露凄清，仙官就位，羽客来庭，穰穰简
简，降福明灵，至神不测，理存系象，太音希
声，时振高响，遐迩赞颂，幽明资仰，敬刊金

石，永播天壤。

承天寨记

唐李湮

易称设险，诗曰干城，盖陈述公侯藩扞王室也。晋东井陘者，韩淮阴伐赵之路，连天作险，蹙地成隘，一夫奋守可以当万人，开皇大业贼臣总燕师者，逾盟津，突函谷有窃天下之志，时元戒蓟公虑侵轶于我，乃申命开府张公奉璋严戎式遏，公谋包百胜雄入九城，名烜赫犬戎容彷彿麟阁，既至登鹤鹊洪中顶四顾而叹曰，敌在吾目中矣！束其口，扼其喉，兹乎，遂度地势，笼山中矣！

平定州志

艺文

七

截谷，筑登登，削凭凭，不日而毕具，缭崇墉于岩半，百雉云矗，冠小城于峰巅，万仞天削，沿以楼橹，实以军府，铁骑千匹，虎贲百计，旌拂霄红，甲曜日白。于是明之以斥堠严之以尝罚，使见可而出逐彼者易于转圜知难而守，攻我者，难于上天则虽云梯地道班输再生，莫吾及矣！其发石也，星落乎九天之上；伐鼓也，雷闻乎六虚之表；饮马也，洿池是可吸而竭；奋力也，常山可踏而倒；岂止屋振瓦飞而已哉，城成，帝嘉之锡号承天，信承天也！由是南北千里，东西两乡，飞禽

走兽不逾越矣！

妒神颂

李 謹

粤若稽古征诸陈迹，虽年移代谢而损益昭然，是以宋玉，高唐之辞盛传于南国曹王洛神之赋，永播于东周，莫不事载图书名标史简。晋东之美者，有妒女之祠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国，介推从行有割股之恩，无寸禄之惠，誓将毕命肯顾微躯，仪形飘殒于没湮名迹，庶几于不朽，后纵深悔前路难追，因为灭焰之辰，更号清明之节。妹以兄涉要主，身非令

平定州志

艺文

八

终，遂于冬至之后日积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伤，谚云：百日斫柴一日烧，此之谓也。闾境之内，疇敢不恭，顺之则风雨应期，逆之则雷雹物。兄运则心以求合，我则处室以全真，兄则禁火以示诚，我则焚柴以见志，唯兄及妹，与世殊伦。传曰，介之推终不言禄，禄亦不及；浑天记曰，著寒食者为助阳气，用厌火星，所说不同，互有得失，其来远矣！安可阙如，纵因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曰，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东北至土门之口，西南距盘石

之山，方园百里，别成一境。天宝中以贼臣背化，国步犹艰，涂炭生灵，焚烧甲第，伊我遗庙，岿然独存，簪裾近叶于当时，庭宇更新于往日，性惟孤直虚见，授于妒名，行本坚贞，实堪垂于令范。

今幸边尘不动，海水无波，蕞尔小戎，曷足为患？昔虞舜至圣，尚有苗人之诛，殷汤至明，岂无葛伯之伐，盖以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飘摇辕门，屏藩王室，乃命河东节度副大使兼工部尚书太原尹、北京留守薛公讳警此禁闼，公掌握衡

平定州志

艺文

九

镜，心韞韬铃，势若转规，词如泉涌，运筹帷幄，孙吴讵可比其能，料敌咸旃卫霍，不足方其秒，渐江遗爱但美还珠，汾浦来苏唯欣去兽。申命我承天军使节度副使，前永平军节度右厢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试鸿胪卿，同山西东道节度经略副使上柱国党公讳升镇兹巨，防公天子忠臣元戎外葺。志惟清而惟谨，行不谄而不骄，往任滑台，职居摠统，近归本道，位处专城，投醪之义远闻，挟纊之情久著。自至止星管再周，路不拾遗，人皆乐业，长筵继日，士忘其劳，细柳垂

阴，众歌其美，水碾成而永逸，众好维传；军井
达而当闲，伏波不竭；君依神以饶福，神依君以
庇躬，事势相因，理亦条贯，固宜书其已往，播
于将来，贞石既磨，斯文可作。

真泉涌祠下蓄为碧潭，飞人大河喷成瀑布，
崩涛鬩潏杂雷霆之声，温云拔日类风水之会，经
深寒而气蒸万象，处炎燠，而清润一川，灌木扶疏
引千条而接影，纤苗霏靡夹高岸而随风，自古及
今非军则县，未尝不揆月撰日备其享礼，春祈秋
赛，庶乎年登，巫覡进而神之听之，官僚拜而或

平定州志

艺文

十

俯或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于是克谐，峨峨侧
弁三军以之相悦。公之德也如此，神之应也如
彼。且河北数州，山西一道，或衣以锦绣，或尊
以珍羞，无昼夜而息焉！岂翰墨之能喻，咸以商
者，求之而获利，仕者，祷之而累迁，蚕者，请
之而广收，农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则奚口能
远途奔凑奉其如在？盖闻有而不言谓之隐，无而
言之谓之谄，又闻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承
命述事敢不勉旃，谨因退食之余，栝比陈其梗概
也。

铭曰：

凡有异行，宗之日神，匪害于物，实利于人，
兄则禁火，妹乃积薪，共为佳节，在乎芳春，
今古千龄，方园百里，德音无斁，丞尝不已，
祭具珍羞，服先锦绣，所求必应，高山仰止，
将军塞下，细柳营边，睛开朝镜，雾杂炉烟，
神理昭昭，灵草芊芊，纪诸令范，光武承天，
井陘西南，太原东北，妒神之水，澹为黛色，
跳波喷浪，如有可则，古往今来，源流不忒，
兴云致雨，件造化力，禺禺昂昂，象君之德，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一

或祈或祷，永无休息，神之歆之，福善宁极。

依陶经初志据李氏跃渊金石录录原碑全文。

平定州唐李譔妒神颂跋

国朝朱彝尊

异哉！妒神之有颂也。神之号不在祀典，见于
史传者，唐高宗将幸汾阳宫，并州刺史李冲元以
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雷之灾，乃发
万人别开御道，知顿使狄仁杰谓：天子行，风伯
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遽令罢役。然则
妒女有祠其来久矣！相传神介之推妹也，颂之者

谁，游击将军上柱国李譔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子关也。州东有井陘，东北有盘石、苇泽，而斯关以娘子关称，殆因神而名之也！神之行事不见于春秋内外传，其妒也，孰传道之？自唐以来祈焉，而祝史陈庙焉，而媵腊祭，此谓有其举之莫或废，且夫妒恶德也，宜为众所共恶，而神乃以是致颂，此不虞之誉也。井陘西南太原东北，妒神之水淡然黛色，兴云致雨件造化力，颂之辞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录，椎而拓之，装界而藏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书其后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岁在强圉协洽秋八月朔。雨后春流泻黛脂，李譔作颂托微辞。行人饮马来偷见，一阵花飞妒女祠。此钱塘金寿门平定道中作，诗格高简非凡，山深地古拜荒祠之妒女访碑版于唐人好古嗜奇，竹垞而外，则又有冬心先生其人。

练石补天賦

王起

天何言哉？有阙则补，持五石而是用，四时而能取，成乎圆象，故资可转之功，定彼乾仪，奚俟至坚之主，所以裨覆焘仰，周普磨砮入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二

鍛成功，豈濫于宋人緝綴为劳；至德何慚于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类鼓铸而可致冀穹元而是营。石不能言而助无为之化，天将假手潜因妙用而成，则知娲氏之为功也。体物情立取法志生，眇悠远而求则象规圆而作，程小大宁遗俾随形以溥，博嗟峨不坠，皆投质于轻清，若乃元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缀象帝自途卿云初触，当碧落以丽乎银汉同流，激清霄而节，彼天象又元，石质既坚究勤劳而日月逝矣！成广大而星辰系焉，暖积素之烟尚疑苔点，降如丝之雨终若溜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三

穿，观夫则九重功惟百炼。眷无亲而克敬，当有道而可见言，柔与刚崇高是将，运有徒于昼夜，比为炭于阴阳，织女停梭受支机于河汉，荆人抱璞嗟韞玉于穹苍，补之伊何以当其阙，照悠悠于峻极，驱凿凿于超忽，想夫取鍛之日排刚之时，齟齬不安或表艰难之步，清明于外，犹生错落之姿，正圆虚之广矣。下长风而凄其，是知补上天于炼石，盖虚实之相资焉。

封白鸡山记

王 緘

夫以玉烛摇光，碧落霄悬于合彩，金舆厚载

丹印，灵毓于祥音，斯盖运契，星躔道符天意，流淳化于万类，动植咸熙，抽胜策于九章，华夷景服王泽流于上和，风悦于下，故有云连峭壁霭如画之烟岚，质异山梁翥凝霜之毛羽，是知凤鸣汧右千年而山得佳名，鹤降辽东万古，而地称佳号。我嗣晋王珠履表异玉节传荣，廓氛祲于中原，跻生灵于寿域，沈研麟史征南，徙释于三编擒纵，龙韬忠武虚谭于八阵，剑横大树，戟中小枝睦邻而将外东，征俗富而民歌栖亩，矧乎三清分派九合，升坛刑白马以会同盟，致丹鼠而忘巨

平定州志

艺文

十四

猾，昔岁金桥之战，势掩昆阳，近年涇水之征，威符淝上，岂谓重燃兴燎，恶蔓犹滋，豨跳将害于周禾，乌合连群于伏莽，于时躬提千乘，途迈六辰，行方结于鱼丽，路复经于龙墅，睨苍翠之侧于翳荟之中，睹灵雉而低翔，当神骐之逸，足可谓练舒皓色，玉洁争光，有同于天上飞来，无异于目前化出，花冠踊竦，莹莹而朱点，双眸霜翮，拳翹闪闪而雪翻两翅，嗣王祝之曰，既瑞世瑞时，可勿惊勿畏，乃虚之以雕笼，拥之以襟袂，忘十步一啄之心，有帝扇后綸之意。若捷于琼花枝上，

皎洁争分，或饮于水精壶边，晶莹莫认，人命此豎也。税蠲青亩，山封白鸡，前古越裳，入贡効祉。殷朝，而今以晋玉荐，祥永光唐史，緘学慙重席，世奉初筵背文，总愧于色丝，辞鄙应还于梦锦，山唯纪事用垂绵长，佐命忠勋序列銜秩。时天佑十载龙集癸酉，鸿雁来宾之月十五日记。旧本字多讹

淮阴侯论

宋陈亮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胜少算，而末尝幸人之无算也。敌人无算，凡天下之有算者，类能胜之，岂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临无算之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五

敌，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关其思虑，而奇谋至计元所自发，此非英雄之所幸为也。至若敌人去已不远，筹算时出其势凡以迫我，吾居其间随机而应之，窘之而愈知费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余，天下始知英雄之为不可当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敌，而后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变，以息天下之争；使敌无算则进，少有算则遂逡巡而不敢前，则是胜负之数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石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

夫项氏之患，蚩尤以来所未有也。故韩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谋之者可谓尽矣！不以其兵与之角，而欲先下诸国，以孤其势，故一举而定三秦，两举而虜魏豹，三举而擒夏说，乃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车欲假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余不能用；信乃一举而破赵。议者以为使左车之策行，则信必不敢下井陘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则可若英雄也，则计必不出此矣！且赵不破则燕不服，燕不服则齐未可平，齐未可平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

平定州志

艺文

十六

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于左车之计而不能决刘项之雌雄，亦何取于信哉？故吾谓左车之策行，则信亦下井陘，赵亦破，余亦擒，左车亦就缚。请遂筹之，夫善用兵者，不内人于死地，今余兵当其前，左车之兵绝其后，进退不可，可谓死地矣！内人于死地而求人不出奇谋，智者固如是乎？余尝言信兵虽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则知余兵虽号二十万，其实不过十万也。今分三万以与左车，则余所统者不过六七万耳。吾能下井陘，因留数千人扼险以为后拒，以防左车

之奇兵，乃引兵压赵垒而阵，彼必不肯战，何者？左车亦尝教之也，迟之二三日，密遣数千人间往伏险，戒之曰：望赵军出而逐我，即起据其壁，乃使人巡军大呼曰：贼兵断后不如急归。于是引兵而反，彼必谓吾计已穷，而又知左车奇兵实以断吾后也；此虽智者亦必举军逐我。而况余贪得失之心，噉然其未已乎？彼兵逐我，势将相迫，乃鼓噪反兵而战，兵在死地人人死斗，而吾之伏兵据其壁而击其背，余固可以一举而擒也。余擒则三万之兵可以传呼而溃矣。孰谓左车之计果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七

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断后之兵，古之智将固尝以是而胜也，然其胜，尝出于敌人之不意。今左车之计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虽有天下之至计，犹得预为之备，而况左车之计乎！且善谋者鬼神不能窥，使敌人得窥之则不得为善谋矣！推此言之，左车之计可知矣！司马迁、班固不达兵机以为信然，乃记于传曰：「广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间视知之，乃敢引兵遂下。」从迁固之言，则信特幸人之无算者尔，彼岂知广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昔者曹操伐张绣而刘表断其后，操随机应

之卒败绣表，夫绣不下于余，表不下于左车，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亚也。操能败绣表，信独不能破余，左车乎！从是观之，则吾之说有不妄者矣！

涌云楼记

余赵秉文

太安二年夏四月余来莅平定登城楼而乐之，楼枕古榆关，下建十丈旗表，以五筵广三之，二窗闳轩豁，俯瞰阍，旁引重山复岑之阻，左扼土门右控大鹵，太行特之群山逸之，道京师而来，历汾晋接秦陇；走云代、商旅络绎使驿旁午，车摧

平定州志

艺文

十八

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棲然有去国之悲。皋乐之山，晋阳之泊，广阳之故道，井陘之故关，地古天荒岩深树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怀古之思。若乃烟云雨态，倏忽明晦，栏槛半晴，野无完块，雌蜺半空，雄风千里，絺绌以清，郊鄙汗泚，秋空月明，飞光皎楹，尔屋穿漏，我居蓬瀛，妮雪涨千山，北风其寒，我纒而温，尔缕其单。觴于斯，咏于斯，会宾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内渊静而外昭旷，渊静则悔吝不生，昭旷则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

然，安奥之处渊如也，高明之居旷如也，静渊所以存神，昭旷所以知政，静以养恬动以应物，万变之来，了然吾胸中而不惑。兹旷也，祇其所以为达也，与欧阳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尝书以教之曰：藏精于晦则明，养神以静则安，晦所以蓄用，静所以应物，善蓄则不竭，善应则无穷，虽学则可至，然性近则得之易也。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苏子瞻知定州，朝辞上书曰：古之圣人将以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欲有为也，欲惟忧太蚤

平定州志

艺文

十九

不患稍迟，近世赵礼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涌云楼记，全用欧苏语意，曰：古之君子内渊静而外昭旷，昭旷则悔吝不生，渊静则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安奥之居渊如也，高明之居旷如也，渊静所以存神，昭旷所以知政，静以养恬，动以应物，万变之来，了然吾胸中而不惑，兹旷也，祇其所以为达也，与赵礼部语虽出于欧苏，然欧苏大旨一本于易，易之明夷日，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政用晦而明，系辞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右一则，语出元学士李治「古今黠」可与赵尚书一记参互发明。

重修灵瞻王庙碑

金赵怀允

阴阳开辟，元气变化，宣精于天，成形于地，结而为山岳，泄而为川渎，山川之作，盖与天地并矣！故能出其云雨，育乎万物。平定郡城之西二十五里，有山曰：狮子山，经所谓以形似而名之者也！山之麓有石台焉，巍巍峨峨杰出群石，若巨人之冠帽然，菖蒲生其上，南望黑水十里而近，北顾石瓮五里而遥，盖连亘之一山也。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

宋世岁旱，乡邑之民在在处处祝祷无应，时有童子六七人，多牧于石台之旁，因致瓶于蒲下以祷为嬉，见蒲之芒有露凝结，若缀旒然坠而入于瓶，或晞而竭，或潮而盈，瓶既溢矣！既有云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露霑。足遍乎境内。自兹而后，时值恒暘，里人相率因仿彼童子置瓶于蒲下而祷焉，屡获其应，敏于影响，由是大建祠宇石台之下，名之曰蒲台神庙而奉祀之。宋崇宁三年，赐额曰：灵瞻与黑水，石瓮二神同时得号，黑水庙曰普泽，石瓮庙曰丰济，皆用郡刺史，西染院

使高权之请也。观其感应之迹，始见于童子戏，终救乎骄阳之灾，盖灵气之所宅，云雨之印墟，必有造物者尸之矣！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岂不然乎！或曰，在晋，则有言于魏榆者，在汉则有鸣于冀南者，彼固为异事已书之史传矣！若夫山川通气，础润云生，此阴阳交感之常，自然而然者也，又何足志欤？应之曰噫！是不足以与语至而言极者也！且彼或言或鸣者，徒能为白祥于当世，安能随祷辄应润物济时而若是者乎，又岂可同年而语哉！庙属阳泉里，里中大姓范宇好事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一

君子也，一日率众来叩予门，而告之曰蒲台神之事，虽载于晋阳方志之书，传于上艾父老之口，犹疏略讹舛，惧其历年远，载书既略则传者愈讹，敢请于子详而志之，将刻之于石，立之于庙，传之于无穷不亦可乎！予义不得辞，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乃作碑而铭之。铭曰：

天作高山，为镇一方，以助造物，尸其雨暘，爰在昔岁，亢阳为沴，乡邑之民，舞雩以祭，童子何知，以祷为嬉，蒲芒有露，如旒之垂，自入于瓶，或潮而溢，即有云物，触石而出，

以降膏雨，以苏旱苗，屡应其祷，曾不崇朝，一勺之水，肤寸千里，功被于人，血食于此，汉鸣于冀，晋言魏榆，彼时无异，彼迹实殊，徒为白祥，徒滥民听，安能济时，隋祷辄应，膏我百谷，惠我生民，圣不可知，斯谓之神，故详其言，以告于后，碑而铭之，以记不朽。

重修灵源公庙碑

元 韩粹中

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先是时三家灭智伯剖分晋国，或传公即晋族也，愤宗社之亡奔走，抑郁客死于广阳之嘉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二

山，冥通异感不隋死而亡。传曰，深山大泽必生龙蛇，名山大川神其主之，若夫云烟夕暝，风雨昼晦，恍惚之间，焄蒿凄怆如或见之，水旱灾患神实司焉！益有利乎民也，因立祠，岁时致祭，然未知起自何代，由秦汉及唐史，逸其事方册无闻。周世宗、宋仁宗、显德、永和之间始以侯称，宣和中，用太守张颖之，请加封灵源公行祠，有碑已纪其本末矣！今摭其实而书之。公以忠直纯一之德，御灾捍患，泽被群生，雨暘调而民不饥，扎瘥消而民不折，神之佑民也。民之祀神也。祷应

昭答理。固宜矣！然公之庙貌，历岁滋久，猛风斜雨，渍渐摧毁。大德甲辰夏四月己丑，奉直大夫杨公来知是州，治政之暇，偶至祠下，迟回瞻顾，嗟惜悼叹，慨然有修复之志，询于廉访僉事聂侯洎，郡人王嗣等众诺一词，若合符节。即日鳩工庀材，一方之民，闻者奔走而助其役，曾未半期而成。殿宇深静，仪门宏敞，山厅览秀，藻瓮分流；砌石桥以便往来，修井亭而西复灵迹；辉金翠碧，咸与一新。延佑纪元冬十月浹辰，州人田思让，萧玉辈属辞于余曰：庙例有碑而此独无之，使成功者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三

泯没而无闻焉，是为缺典，再辞而来愈勤，余因为铭以归之。铭曰：

神鉴之明，秋月之盈，神断之清，涇水之平，惟清与明，物无逃形，究善折恶，若执权衡，介尔景福，桔尔天刑，神之歆之，靡爱斯牲，民之祀之，必荐吾诚。故曰：上天之载，无臭无声。

重修丰济王庙记

元吕思诚

去平定州城三十里，有里曰赛鱼。南临桃水，有狮子山以形似名之。山多松柏榲桲，山之颠有

崖，直下数百仞，其旁有穴深若井，名曰石瓮，上有覆石如盖。天或旱暘，祈请者侧立，以杖挑瓮端之石盖，遂霖雨。雨既沾足，随置石盖如故，否则有风从瓮生，拔木偃禾。在宋皇佑间有记载，诸会典与嘉山蒲台神同时封表，夫山川纪纲，有系一国，有系天下，有系一州，一县，一乡，一里者，盖封表有小大，而利泽远近亦随之，天地之大，覆载之广，运祚之流特达峻极，岳镇海渎，名山大川形而神之，古今通祀。譬犹国家设官分职，品职之崇卑，责任之轻重，恩威宣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四

畅，神化敷洽，故修于此者，深则感于彼者至，虽一社之长，十人之甲，五家之邻亦如之。呜呼！知天者，可以知人；知人者，而后可以知天也。里之儒李思恭君子也，自上世以来，为西乡巨家，推其有以及其无，自亲而疏由近而远，莫不极其分量。因前岁之旱，禱于神而应之。乃复其旧祠，请记于思诚，曰：我倡之，人助之，祠已新矣！公盍为我记之。思诚曰：此山川之旧也，神之灵验，本人之诚否也，君诚信人也，是以应之祠既复矣，神之降福当无纪极，予亦述其故事而

已。请为迎送神曲二章，俾岁祀之，时与旱暘之
祷，歌以乐神。

词曰：

山之高兮崇崇，石岩岩兮水溶溶，旁有穴兮
虚其中，深如瓮兮若有所容。上有覆石兮方举，
云曳雨兮雷翻风。神之来兮不来，使我心兮忡
忡，杂肴蔬兮荐芳醲，神之来兮岁自丰。

右迎神

神之来兮无踪，神之去兮何从，天有云兮山
有松，歌且舞兮伐鼓击钟，于胥乐兮莫知所终。

艺文

二十五

平定州志

右送神

灵瞻王庙碑

元吕思诚

蒲台山，灵瞻王庙前，有巨石如帽，既崇且
广，上有池天成，蒲生于中，虽甚旱，水未尝
竭，故蒲之丛郁，然翠润可爱，是以名其山云。四
月四日献享庙上，前期一日迎神，六村之众具仪
仗引导，幢幡宝盖，旌旗金鼓与散乐社火层见叠
出名曰起神。明日牲牢酒醴，香纸既丰。且腆则
吹箫击鼓优伶奏技，而各社各有社火，或骑、或
步，或为仙佛，或为鬼神。鱼龙虎豹，喧呼歌

叫，如蜡祭之狂，日晡复起，名曰下神。神至之处，日夕供祀，惟谨岁以为常，祭之日或时，有露潏然生蒲上，圆若水晶丸，忽尔飞缀树端，又有黑虵蜿蜒而出，金睛紫舌，盘绕几筵，吞烟吸酒。金大定间，东山赵怀允之记曰：初因天旱，有数童子戏祷石下，见露从蒲生雨遂沾足，后有祷辄应。宋时与嘉山石瓮相并封，封曰灵瞻。今庙额曰王，是亦在金、宋之间乎！神有二或曰犹东岳之秉灵也，每见祭时又具献物，望石瓮山拜，岂以石瓮险阻不能上，合祭于斯乎！耆老等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六

日，我国家承平百年，民物丰阜，时或有旱暘之沴以红罗幂瓶口置石上而拜于下，或即时有露，或一日二日，或至连日终不得者，露既潏然而出矣，须臾不见下瓶而探其中已满溢，迎置坛所，随行而雨。其或不恭，冷然飞去，又或蛇出直入怀中，以愆不恪，此则共闻共见也。惟山之蕴，能兴云致雨，神发著见，天地之分，有山之初而然也。因此，童子之诚而相因，至今人以为神之初也，川沈而山度，礼也庙焉，而享尊而亲之也。六村之众亦不知其所从来矣！传曰：深

山大泽，实生龙蛇。易曰：山泽通气，露生蛇出，又何为怪。但水自入瓶何其神哉？易之象，乾曰天行，坤曰地势，坎曰习坎，艮曰兼山，震曰洊雷，巽曰随风，离曰明雨，兑曰丽泽。盖自震而坎而艮天行也，自巽而离而兑地势也，莫非乾坤之所为也？日习、日兼、日洊、日随、日雨、日丽，惟乾与坤，但日行日势而未尝有所分也。说卦云：健也、顺也、动也、入也、陷也、丽也、止也、说也、性情也；为天、为地、为雷、为风、为水、为日、为山、为泽，形体也。夫所谓主宰者，出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七

乎震，齐乎巽，见乎离，役乎坤，说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乎艮。系辞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屈伸往来，造化功用之谓乎！其为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斯其至矣。或曰阴阳错行，天地大駭，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世曰山者，地之物以所见者言之也。至月、风、雷雨、自地出也。世曰，月、风、雷、雨，天之物以所见而言之也。盖亦有所本欤！且平定属冀宁，在地则为赵魏之交，在天则为昴毕之分，彼其唐风

化德，雨师降灵，山川之秀，民物之茂，又不在于兹乎！刻石著辞，昭示永久，孰曰匪宜。于是千河人匠，提领王仲美之子，小提领让平潭杨德义，西河冯成甫与赛鱼李教谕，裡相与纠率六村分社，社各有瞳，瞳下分人，人各有长，并于碑阴，其别处。好事君子来者，或前或后从便而书。乃先刻本州之官吏者，敬所统也！敢再拜而为之，诗曰：

青青者蒲帽石巔，帽石屹立神宇前。
时虽大旱水不涸，神之神兮不可言。

平定州志

艺文

二十八

葛尔有人祷其下，蒲上津津露潏然。
倏忽变作水晶圆，望之飞上松枝悬。
有时有蛇出几下，矫首吐舌来蜿蜒。
红纱方幅罩瓶口，瓶口满溢理何玄。
随行下雨云雷合，桃江相接流长川。
枯槁须叟起生意，吉蠲之报年复年。
年年乃至四月四，六村父老来骈阗。
再拜献享神祠下，一心无二亦无偏。
灵瞻之瞻岂惟此，肤寸而出应普天。
惟此六村为最近，尊而亲之情且专。

子子孫孫籍蔭庇，更望篤生哲與賢。
上為國家下民物，無疆之休惟綿延。
瑯瑤山拱不敢前，獅子山立不敢連。
神之來兮神之去，雨余旭日開晴烟。

歲至正十三年歲在癸巳四月吉日六村耆老人

等立石

山西通志以趙碑為呂作，相仍未考，今左丞碑固自始存，錄之以正錯誤。

土風記

呂思誠

與地有書其來尚矣！九印雖逸而取方氏所掌亦未嘗廢此，州地當冲要，實古名郡，山川民物泯莫可考，豈非闕典歟，國人皆曰可志，愚按平

平定州志

藝文

二十九

定古并州之域也，三鄉分晉，地入于趙，秦屬上黨，漢曰上艾，屬於常山，晉及魏改屬樂平。樂平漢沾縣也。後魏改上艾曰石艾，隋初屬遼州。大業中割屬并州，唐復以屬遼州，又屬受州。受州廢，還隸并後石艾為廣陽，徙治榆關。宋初用兵攻河東首下之，遂升為平定軍，以樂平隸。熙寧七年度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縣，以隸軍；元豐八年復遼州縣，還舊隸。金大定中升為州，今為冀寧支邑，而樂平隸焉；樂平東南六十里；古受州，又名賽魚，西北三十里；承天軍

东北九十里；广阳西南八十里；苇泽县故关东八十里、广阳东五里，古上艾地。冠山，嘉山西八里、蒲峰，狮子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鸡山东北二十里，晋王嗣昭过此获白雉，因以名之。黑水、嘉河，源在嘉山，嘉河经于城中，桃水下入泽发，泽发一名阜浆，暨悬泉俱在承天军。闲闲有悬泉赋。流杯池城南二里许，闲闲修禊所也，介之推妒女祠在悬泉上，唐高宗幸汾阳道出妒女祠下者此也，或云之推妹也；英公庙东十里簪石村李勣尝为并州都督有惠爱故立之，又曰本殷公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

也，开山亦尝任石艾长，宋祁修唐书避宋宣祖讳，易曰英。韩信庙在故关牛相庙南十里，牛相不知年世，过山下卒。四贤堂在州治东北城隅，宋曰思武，金曰涌云，今闲闲赵公，文献杨公，遗山元公，敬斋李公遗像在，故名之也。州之境东距井陘一百里，西距寿阳里与井陘相若，孟县北九十里，辽州南一百里，东北至京师一千里，其土瘠其民劳，其俗朴而质，其风慄悍，尚有陶唐氏之遗风乎。

重修昭济圣母祠记

吕思诚

昭济圣母祠在太原废城侧，祠下有泉，曰善利，曰难老，浸润灌溉田数百万顷亩，民赖其利，故立祠以发祀事，盖水神也。唐太宗起义太原尝祷于兹，岂唐人之所封欤！平定州北六七里，曰郝家瀑，亦有祠焉，乃行祠也；宋之碑刻，金之梁记尚在。祠下有泉，汇而为池，甃之以石，开厥口于东北隅，水从中出，黛蓄膏停，混混然势若白虹，下入桃江；圃者，稼者，纺者，碓者，漉滉者，凡可以利于水者，罔不咸赖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一

祠而事之宜矣！祠建岁久，垣摧屋圯，不蔽风日，里人会谋曰，此厥不修，则何以肃斯人祀事之心乎！于是命工藏材，易败为完，金碧灿然，光夺人目，延佑丁巳十月工讫求记焉。予惟在晋祠者名著天下，而此名于一乡，其利有大小，而名与之远迩欤，谨志。

重修崔府君庙记

元 揭傒斯

平定州古上艾，距州治东三里曰长乐坊，有崔府君庙，敕封护国显应王，不知何代赐也。俗传庙建自宋宣和间，重修则金泰和间也。州里远

近之人疾厉瘥札，水旱灾害，凡祷于庙者辄应。犹谷之于声，形之于影，断断然必著者也。至正初元自春迄夏六月不雨，境内土龟坼，禾稼殆槁，民嗷嗷，承务郎同知平定州事保保字国卿，召僚属告曰，我辈有此土之寄而坐视其旱，谷不登，上匱国家赋入之储，下罹民人饥馑之苦，可乎！乃于是月丁巳斋沐，如千人免冠跣足，走庙焚香罗拜祷于像前。明日雨大降，不淫不缩，坼者以合，槁者以苏，嗷嗷者而怵怵也，月未或秀而未实，或实而未坚，犹禺然而望一雨之至而弗获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二

也。复祷于庙如初礼，雨亦如初降，秋乃大熟，家获户歛，公无逋租，私有露积。明年春，父老相谓曰，吾民饱德而乐此者，伊谁之赐也。遂命州人张渊以状来求文以纪州牧之德，以彰神王之灵，诗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彼有司者其能为民之父母矣！礼云，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彼神明者其能救灾恤患矣！虽然，苟神之灵非诚之至不感也，苟诚之至非神之灵不应也，神之灵矣，诚之至矣，斯可以言感应也！按府君者，祁州鼓城人，父母祷于北岳而生府君，唐贞观举

孝廉，仕磁州滏阳令，昼理阳，夜理阴，一日与阳叟奕罢，见黄衣执符言曰，上帝命以玉圭，玉带冠衣召赴五岳，卫兵百余人拜毕奏箫韶之乐，又取白马至，府君命二子取纸笔曰，吾将去矣，遂书白字以逝。世传以为白字碑，安禄山叛，上梦府君见曰，驾勿别往，安禄必灭矣！驾还阙立庙，封显神护国嘉应侯，武宗天下大水，祷之即止，封护国感应公，真宗时封护国真济王，今因求记，故并著其事以告邦人，抑使后之为州牧者，知所敬，知所法云。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三

淮阴侯庙记

杨先韩

蜀宪金王八走书至渝，谓先韩曰，吾家获鹿旧有淮阴侯庙，在土门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战处也。有宋庆历间邢国陈荐庙碑，元佑间东垣郑静晴重修庙记，迨延佑庚申春孟，庙史郝玉等卜迁于岸下，栋宇翬飞，貌像赫烜实耸观瞻。今叙其更修岁月于先生记之，俾饬诸石。先韩不以衰耄辞，窃谓记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难，侯事迹载在史册，所以兴刘踣项出奇制胜者，人耳目所熟睹不待记而后明，若侯之本心，则有甚

难明者焉！司马公修治鉴用左氏传事体，但据班马所书载侯拒武涉，蒯彻游说之言，初无畔意，及书楚人告变，陈豨邪谋，则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鉴纲目，用春秋笔削推见至隐，使忠臣义士无罪而见戮者得以自雪，故于伪游云梦之事大书：六年冬十二月，帝会诸侯于陈，执楚王信以归，至洛阳赦为淮阴侯；盖楚人告变特飞语耳，实未有反谋也！故纲目不以反书，但书：执楚王信以归，不书其所执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无故见执也！书至洛阳赦为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四

淮阴侯以无故而执，则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为侯，乃使与佞等伍，安得不快快耶！十年九月，书代相国陈豨反，帝自将击之，十一年冬破豨军，正月后杀淮阴侯韩信夷三族。汉史载侯约豨反，纲目削而不书，不以反罪累侯也！但书「后杀淮阴，帝方在代」，罪后之擅杀功臣，不去侯爵以见侯之亡辜被戮，书夷三族以甚后之残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为楚军所虏，困辱三年，及侯击破齐，杀龙且，羽势穷求和，后乃得归正位中宫，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俟帝

还宫，权其轻重，帝宽大长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孙，何至淫刑以逞哉！帝闻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灭。喜者喜其假手吕后除一隐忧，哀者哀其开国元勋子无噍类，且问将何死言？日悔不用蒯彻计，帝捕彻至直辞以对，帝释不诛，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于赤其族也，后忍于赤人之族，不自如其身死，肉未及寒，吕代无男女少长骈颈就戮，亦可以见天道之好还矣！

余为此记，按文公纲目，用春秋书法以明我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五

侯忠义之本心，参以韩魏公留题诗曰：家僮上变安知实，史笔加诬贵有名；邵康节亦有诗曰，韩信事刘元不叛，萧何惑汉竟生疑；则纲目书法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万世之公论，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于天下后世而无憾矣！今去侯千有余载，井陘之道犹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当时王侯争雄如两蜗角，莽为陈迹，而侯之庙食兹土，英灵如生，由其平生刚大之气挫而愈壮，精白之操涅而不缁，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势而存者，使赵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乐

歌二章，俾赵人岁时歌以祀侯云：侯之来兮云为旗，从阴兵兮万骑随，侯入庙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鼓渊渊兮杂奏笙篪，牲牲肥腍兮清酒载酬，神欣欣兮享我多仪！神之返兮风为馭，朱雀前驱兮元武奔，属神顾赵人兮容与，锡尔多福兮驱疫疠，祈暘得暘兮雨以时雨，丰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饱神德兮太平，既醉祇报麻兮何千万祀！

井陘关之险要接连平定，互为唇齿，当日韩信下赵提三十万众驻军兹土可谓能军，赤帜未标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六

于泝水，奇谋早定于榆关，至今土门祀侯艳其功，剑峰祀侯歆其德，此励斋王刺史所由致欢于芜岗之上破庙仅存也！杨先韩碑记援据纲目明侯不反，独伸千古快论，侯乘白驹兮入庙览此当不嘖以笑，且事本一线，有侯祠者宜照文刻石，以明侯之心迹，孙同王前州采备平定州志良有以也，若以碑不在此，而遂议删除，则拘固不思之甚矣！

平定州公廨记

明王 仁

平定州在禹贡冀州之野，古太原之地，并州之域也。粤自秦人罢侯置守，不知属名何郡。汉为上艾县，后魏为石艾县，唐为广阳县，五代因之；至宋下河东，以广阳河东冲要之地，及先克复，乃置平定军，因而改广阳为平定县。金大定间始升为州，其所由来尚已。迨元沿袭旧称，百有余年，故为郡为镇，世代各异，隶此隶彼，无常制，丁前元之季，方镇尚强，互相吞噬，兵连祸结，罔有宁日。是以郡城舍宇殆无孑遗，爰及大明革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七

命率士皆宾，兵北渡河所向风靡，蔑如也。然后选择循良，抚绥郡邑，兵不离境，民庶帖然。我平定程侯宗道，同知鲍公原亨，吏目乔公惟德，披荆棘立州治，不事苛刻，政尚简易，抚民庶不恶而严，待贤士大夫恒而有礼，励精求治，去华尚实，曾未越月，四民景从，信乎孔子之言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越明年，政辑民和，百废俱举，乃卜公廨于城之艮隅，土燥面阳之北，即其故基而构修焉。凡输材运甍，效功献技，民之营之若家私焉。不逾两月，告厥成功，故居官府有厅，集公

吏有曹，储货粟有廩，宿上官有阁，又起传舍于旁以侯过使，明不妨政也！复构六贤堂于城陬以尊民望，营官舍募民居以省民劳，若夫尊前贤以励后，尚贤也，悦近民以怀远，爱民也，爱民仁也，尚贤义也，以仁义悦民，则民悦而诚服，故以之兴役则忘其劳，率以犯难则忘其死，若侯等可谓得民悦之先务也，后之牧守者，能继其志则能嗣其政矣！

公廨有记岂徒然哉，于是乎书。

洪武四年秋九月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八

天宁寺重修正殿记

明延定之

州治之东有寺曰天宁寺，盖古刹也，不知创于何代，入我朝永乐中亦尝修葺，历年既久瓦木朽腐殿宇倾颓，上不可以祝延圣寿，下不足以耸人观瞻，寺僧惟祥语于众曰，我辈奉释教者，寺之敝废至于如是，咎将谁归？询谋僉同承事，惟谨遍谒州之士大夫，暨诸巨室量力助资，贫者愿为力役，聚材督工终日不懈，凡百处置皆有其道。始构正殿六楹，前后十二皆以石为之，欲其坚且固也。宏治元年，僧昭广于殿之前，山门之内，

东西复构伽蓝堂各六楹，惟祥弟子昭定继成其事，粉饰佛像五尊，绘画殿堂两壁，华檐散采，绀瓦飞翠，绮栋凌空彤云丽幄，巍然壮观为州胜概。登斯刹也，居则高明，远可眺望，山川缭绕，云林掩映，使人箫然有尘外之趣，惟祥师弟子释教可谓不负矣！窃观天壤之间，阴阳之理，古今之事无有不对待，无有不循环也！治乱相为，倚伏盛衰相为消长，废兴相为往复，即此一事可以验人事，可以验世道，余可触类而推矣！是殿之修，经始于成化二年丙戌，落成于宏治七

平定州志

艺文

三十九

年甲寅，昭定因其事竣，欲立贞石以垂永久，请予为记。夫道二，善与恶而已矣，性本相近而习始相远，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善恶分焉！有人考出弟谨身节用，济人利物奉公守法，此习于恶者也！行险侥幸放僻邪侈，强梁好胜矜傲奸贪，此习于恶者也，天道至公而无私，善者福之而淫者祸之略不假贷，使善者闻之而知劝，则必益殫乃心增修德，业恶者闻之而知惩，则必改弦易辙洗濯自新。凜然上帝之监临，俨若神明之昭著，凡有血气者，莫不敬畏承奉，而成咸起其

好善惡惡之心，某也善我可為法，某也惡我可為戒，無忝爾所生，無愧于光天化日之下，于世教民彝不為無益。嗚呼！善惡報應捷于影響，凡我州人可不勉乎，可不畏乎！予嘉惟祥師弟用心之專，而喜其事之有成也！敬書此以記歲月。

重修上城設

明 白思明

平定上城最古地，郡名榆關，考之州志云，肇自漢將軍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于此而筑斯城，以榆木塞門肆號榆關郡焉！其城之地脈從冠山嘉水來，至是磅礴為陵，因而城之；觀元遺山

平定州志

藝文

四十

有冠山移得近城頭之句，可見幅員三里許，高十丈余，州治，倉庫，布按分司建于內，而嘉水走乎其下，登斯城也，遠視群峰環翠，俯瞰河流屈曲，千房萬井烟火相接，行商居旅輪蹄旁午，足以暢心志而遠視眺，壯哉！一巨郡也，歷千余年州人賴保障焉！民至于今，受其賜，仰其名而不替，景泰庚午訛傳有警，迫甚，民心惕焉，罔措，初欲逃匿山林岩穴，卒依是城保其無虞，歷歲既久多致傾圮，狐兔之迹交道，儀封吳公賢宰三河綽著聲稱巡撫唐公具卓異，政績以聞上賜

玺书褒之，宏治甲寅擢守是郡，越明年政通人和，巡抚都宪顾公，抚按侍御边公，复有旌擢之举，自是藩臬劝奖殆无虚岁，今戊午春政暇，环相其城，以修复垂久为已任，适抚按移檄董之，乃谋之二守，邱县李公时节，判寿州张公瑀，吏目平凉阴公顺同寅协谋，乃役力于民，采材于山，五丁朋一夫，十日递一班，不竭民力，不殫民财，自春二月始工，戒以勿亟，民乃不疾，不徐，不告劬，不妨民业，夏四月工毕矣！于是卑者崇，缺者完，薄者厚，四角有楼，十步于铺，环列有砖，奕然完好矣！是城之修，例宜军民互出其力，今不劳军民而厥功告成，巡按直隶待御田公，特命倅持礼奖劝之，其他善政不能备书。营庄耆老崔友辅作倡，偕同张友厚等谒余，请纪其事，余已祥其巔末于前矣！

窃有告曰，士之仕也，贵实心爱民，建悠久之业，垂无穷之泽，以永其誉，愈久而不能忘也！观吾州，上城自汉韩信创筑之，民心慕之称之如一日，今州中吴侯复修增拓之，垂之悠久，吾民之心，岂不以慕韩信之心，慕吴侯哉！俾后之嗣守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一

者修葺之庶斯，城之不坏，使后之思今，亦犹今之思昔也！设或民情，以从己之欲，违道以千百姓之誉，玩时愒日，惟图身家计，不为民生计，视吾吴侯建悠久之业，而泽及于无穷者？其贤不肖相去，岂不甚远哉！后之视吾记其亦有感焉。

贺古潭李先生八十寿序

明吕柟

夫观气以言，观质以行，气实其言不华，质固其行有则，是故惠近德，分近义，劝近明，忧近慈，思近孝；是故不华之言其气益充，有则之行其质滋固，气益充则隳天，质滋固则佑地，天地隳佑其寿远矣！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二

平定有古潭李翁焉！值饥散粟不同里例，党人多藉以生，躬瘞弃尸至数百人，斯不亦惠乎！族侄放越酗酒闯墙，革面改心友于至老，斯不亦劝乎！孙子欲因儒入宦，坠泪不许举覆辙以戒，巩昌兄弟奋力如今，斯不亦慈乎！恶少佚酒踵门詈詬，俟醒具飧其人顿化，斯不亦巽乎！言念父祖泣涕沾襟，斯不亦思乎！

是故，木根深者其技繁，木心坚者其阴远，古潭翁有男子六人，孙男子十人，其长曰应奎，

山西举人，教谕高陵升教授。巩昌其四曰应基，尝从予游；曾孙男子今已七人，今年寿登八十，所谓气充质固，以发天地之隲佑者非斯人耶？巩昌君曰，应奎何以寿吾祖于千岁，曰是不可以他求也，其在巩昌君兄弟乎，巩君敏给博洽，其见义思必为，临事思不惑，改过思不吝，志希圣贤，学本忠恕，近已数奖于上官矣！而应箕自少以河汾君子自期，若皆持此以往不逾厥初，虽乡之夔稷虺说之辈，相敢曰不能及哉！若是古潭翁之寿千岁未艾也！翁讳璞，字蕴玉，别号古潭。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三

八蜡庙记

明乔宇

平定旧有八蜡庙在州郭门之东，屋室垣墉岁久圯坏弗称揭虔意。大梁蔡侯重夫来守是郡，谒境内应祀之神，顾瞻而叹曰，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夫，蜡祭者，重农祈谷之美制，可漠然视弗加念耶！是诚在我不可以缓。乃亲往规画庀工鸠众！耆老尚义者董其役以司出纳，凡百需给备具罔有匱乏，阅数月而告成，为正堂三楹龕如其蜡数，左右庀凡六楹，拱以中门，缭以周垣，規制隆然而起顿改旧观。于是州之人士请余文记之，

尝考诸载籍伊耆氏始为蜡，蜡有八，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河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蜡之祭也，主先啬大蜡之时，索鬼神而以十二月合聚万物，劳农以休息，年不顺成则八蜡不通，先王立法仁之至义之尽，所谓三时告劳一曰为泽者，历秦汉唐宋以来代有其祀，至皇朝尤崇是典，祀之京邑，祀之邦国，祀之郡县，著为今以式灭下，报本追始之义大矣哉！

但吏于土者往往靡知所重，以为祭非所先者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四

谓之慢，以为非所当祭者谓之庸，慢与庸因仍相袭，其庙祀之废也固宜。夫幽明一理，年数丰歉之祈，水旱札瘥之禱，礼乐具于此，休咎征于彼，受斯民而牧之者其可忽诸？蔡侯今兹之役，非徒为观美以要誉者，亦非俾吾民谄事以千福禱，罪如他淫祀之为者，盖将推广国家事神重农之本意，以惠养黎元，其志不亦可嘉矣哉！然，此特其善政之一耳，方来复有大焉者，尚当特书之，是为记。

孔子洞记

乔宇

平定之西九里，山势秀拔者曰冠山，元左丞吕公思诚书院旧址在焉！士有肄业者恒僦居僧寺中，太守孙君朝用在庠时尝读书于此，每有兴复之志而未遂，暨谢政归则书院已为汪参政藻督州重修矣！君见而叹曰，兹山去郡学甚远，诸士子终岁弗克尽释奠之诚，匪设圣容瞻拜朝久固有慢慵其何以厉学？乃向书院南有巨石高丈余，广倍之中可剡凿以垂永久遂捐资命工琢为洞，肖夫子像以颜子曾子配。又垒石为二洞，以备士类息偃游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五

艺之所，缭以垣墉欲与书院相表里。经始于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于冬十一月，君书来属宇记之。或有闻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皆庙祀以王者之礼，其尊崇者至矣！今创洞以居，无乃非几于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宫梵宇遍区内，金碧鬖垂穷极侈丽，至于深山岩洞之像设亦莫不然，观者不以为异，而兹以为异耶？或曰，彼之术售幻以愚人与吾道殊，太山丘垤，皎日爝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较等差哉！余曰：不然，宣圣之道，贯古今如一日，虽不系

于洞之有无，但学者讲诵于斯，食寝于斯，瞻其容，谒其位所以亲之也，亲则情至。而扼趋对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悟于羹墙梦寐间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进，岂直科目之资而已乎？蒙之象曰，养正圣功；兑之象曰，朋友讲习；是其感发兴起之妙，与亲炙之者奚有间耶？况礼以义起，因山之石以凿洞，厥功亦不费，太守君取义于此，可谓探本于众人之所未知，而用力于故典之所未备者，有裨于后学大矣！若曰徒取观美而已，恶足以知太守之心哉！疑者释然而退，因书以为记。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六

新修清凉寺石洞碑记

明和鸾

成化壬辰冬十二月二十日，守御平定州武德将军正千户王政字廷修以僧道存、道慧、道安状来视曰，药岭在石楼山之南，去州三十五里，历岭之阳，右旋而东有古刹曰法海，左降而西有石崇竦，厚几二丈，横如之，直倍焉。旧有尼庵，宣德辛卯师成就始架佛殿于石巔，前建重楼，左为伽蓝堂，香积之厨对栖禅之室，匾曰清凉院，盖以比美五台清凉寺之风景云尔。前岁戊

子存觉思宏师烈，复募众鳩工凿石为堂，北刻三佛南向，南刻群仙北向，观音西向，地藏东向，西傍列罗汉拱揖，西南为观音接引。越己丑迨今五年而工始成。第念农众以土木之功易朽，而直以石为将以图诸不朽也。然巧不足，故资良匠石之琢磨，财不足，尤赖善男女之信心，使不记事于石，则无以慰彼施舍心，成斯不朽事矣！今砬石既成，期以明年春立石，愿予为记以垂不朽。

越二日廷修复约僚寮偕予往抵山所，至而四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七

顾愈有佳趣。盖是院北依松岭，东西两岗对峙向南而垂，若驼马之饮于河，冈临深涧自北而下，若蛟龙之入于海，怪石纵横错列，若虎豹之卧于野，东涧瓮井冲澍不竭，麓下出泉琮琤有声，松柏森阴，卉木辘轳，登巨石南望，则有大川为众壑之所会，其余诸山若来而揖，旋而顾，腾而起者层见叠出不可具状。噫！古称蓬莱仙境，今不可见，然五台清凉之名胜闻于天下，抑不知与是院之风景孰为上下也。记曰，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曰，惟岳降神生甫

及申传，称尼山应祷诞生宣圣，诚以厚重静深则不息，不息则久，久则灵灵则大而圣，圣贤以昌国，次而出云雨以泽物，抑次而兴宝藏殖货财，生草木居禽兽以致国家之秩，祀仁知之喜好，而雩咏于无穷，乃理之自然，斯则所谓真不朽也。山川纪纲所系虽有大小，论其理则皆然，若浮屠之所谓不朽者，则异于是，因弁之使后之雩咏于斯者，知所本旨。

欧阳公无佛家文字，此作雅范可钦，不失儒门风味，至郭伯瞻后记，则鸿文无范，恣于川矣。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八

济川桥记

明郝天成

川有梁，所以利涉也。君子泽物之心，惟恒久之图，而一时劳费不计也。故曰，不一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此理之常，无足异者。且天下事逸于劳而宁于费者，往往皆然，宴祗桥梁然哉！平定在太行万山之中，东接畿甸，西连秦陇，实形胜襟喉之地。有上下两城，一建于西南隅冈上，即汉韩信下赵之故寨，其一缀于东北原下，即宋太祖所筑之新城也。去城不半舍许，有山曰嘉山。嘉山之麓有水曰嘉水，自西而东经上

城之趾，注下城之腹，当圜圜通衢之间，不但商旅之旁午，而星轺驿使之往复亦无虚日。按郡志，而石桥曰济川，不知废自何时，其后吏于州者，率皆玩愒时日，因循故常，苟便速集梁以土木，既而不旋踵而圯于涌水者亦屡焉！当夫夏秋之间，霖潦湍悍，蹙遽之间工力难措，则乘者憚其坠，行者畏其没，虽咫尺之易如蓬岛之难，用是公私告病久矣！

弘治甲寅春仪封吴侯尧佐自三河令擢守平定，下车以来百度渐举。凡诸兴建，不要近利而

平定州志

艺文

四十九

怀永久计，故不三载而政成，事暇之日，乃欲斥大其规模而鼎新之，相与谋诸僚寮计诸工用，以在官之镒币羨余特请于巡抚藩臬，爰方鳩工斲石，先属之吏，而间亦躬视焉！工始于壬戌春三月，告成于秋七月，高三丈，纵二丈，横半之，护以栏楹，饰以表望，壮丽坚久，备极工巧。然后乘者安，行者肆，若履周道，无复向日危险之虞矣！其惠不既广且远哉，夫以数年之废，不数月而成，官不告乏，民不告劳，兹岂易易者耶！落成之际，适余有西蜀之命，便道过家之翼日，

凡吾州縉紳士夫与里用之耆老，故旧吕遂。张友厚、王斌、张安辈，咸以状请记，予惟除道成梁，著之夏令，固王政所先也。矧吾侯之政，治官如家，视民如子，其可书者不特此一事耳，故不辞而记之。吴侯名贤，尧佐即其字云。

此嘉水之西桥也，旧止一桥，有义者葛廷臻复于下游鼎建一桥以利行人，名利涉桥。嘉水至今遂有东西两桥，利涉桥郝元溟为之记。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

浮山遗灶记

明陆深

平定之以浮名者二，故称东西浮山云。东浮山在城东五十里许，即女娲氏补天之处，其炼石灶尚存，山多产石炭胜他产，而所产诸色石亦可烧云。予尝荒唐补天之说，今适其地，睹其迹，于是召其土人问之，土人曰然，又问之土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问之学士大夫，学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谓也？时金宪白君实之曰，是遗俗焉，可征已，凡吾平定之人，环而家者以千万计，而附州者尤密，今州居之家复以百千计，岁

上元之夕，无论大小家，家置一炉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附以石炭，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然光气上属天为之赤，至于今不废也，是之谓补天！予闻之始悟而未有以发也！遂过乐平与太宰白岩先生乔公谈浮山及此，予以为此盖史氏之微词也，要之实理固亦有，然，按娲皇之兴，继太昊而诛共工，是时火德中微生民甚朴，想夫茹毛饮血以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尔，固未能尽火之用也。况鸿荒初开材木鲜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丽之几犹隐。娲皇乃察物宜前民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一

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变，辅烹饪之宜，所以开物而成务，盖曰补天之所不及尔，后世所谓焚膏继晷，爇火代明亦斯义也。此诚赞化育之一端。圣人继作舟车，宫室之制，安往而非补天也哉！补助也，赞也未必尽寓弥缝修缀之义，谓因其罅漏而补塞之，读者不以辞害可也。后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为烧丹接气之术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公大以为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予许为作辨而未有以复也，聊记于此。

重修人祖庙碑记

明甄敬

州治之东小桥铺有人祖庙，庙之始在州东南浮山之上，历年邈远下详所建，土之人每旱潦必祷之辄应，故环山数十里，无大小崇奉于神，最严且信。于宏治十八年乡民赵鸾男，才文以路险阻，乃卜地村西草建分祠，岁久倾圮，其弥赵卿复捐金充拓一新之，为殿四楹，庑八楹，门二楹，庙貌益尊，乃请为记。余尝征郡乘祠之神为太昊、伏羲氏、女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土人云，昔洪荒之世，爰有神人相遇，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二

各据一山，约下磨石合之则为夫妇，是生人类，故云人祖，亦不自知为何神也。山有脐带草，青干赤叶，两山自巅及趾，草一道径尺，有咫披靡下垂，谓磨伏压所致，此其言诞妄俗浅无足信者，然余尝至其地，历观诸草信然，岂其地产偶异，遂附会之说欤！郡乘谓即女娲氏炼石补天之处，遗灶尚存，山赭色，石中空，入水不沉，其名浮山，以此若火之融结然也。按平定诸山咸产石炭，其燧人氏钻木取火，火食始兴，则石火之利其起于女娲氏乎？史称女娲氏与太昊氏同母

生，而神灵佐太昊始制嫁娶，以衲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夫婚媾者生人之始，风化之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所谓人祖者，正本此而言，乃遂讹为夫妇，又以谬说以饰之耳。又按史称神农氏始艺五谷，尝百草，黄帝氏始教民蚕，制衣服。夫上古神圣继天立极，创制利用皆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其最者生民莫重于男女，养身莫切于衣食，然则微四圣人，生民之类灭已久矣！其通祀之为人祖固宜，抑以见父老传称固有所本，而深山穷谷之间，地迥天空，野祠杳藹，人淳俗朴，遗说荒唐尚可想像太古之风也。余既嘉赵子之谊，因为正其讹谬以诏乡之祠神者。其协力助工则先大夫冠山府君，其乡民等列在碑阴。

女娲氏辨

明王道行

曰女娲炼石补天事出于列子，宋儒以为荒唐之言，不可信，此以常理论之也。夫子删书断自唐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圣人之所传，吾儒之所学，不过知其者而已。今据科斗而考于洪荒太古之前，拘闻以论神圣人御世之事，安能测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三

其有无？且女娲之为女主，程子比于武曌，以为开辟所未有之大变，不伦甚矣！古人命名多有不可晓，以女娲为女，则奄息为奄，母邱俭为母，冯妇为妇可乎？博古君子宜再详之。

淨化山石结体之奇自是造化陶冶，岂真火炼！且近山左右并不产炭，考古必身亲其地也。

诗纪序

明甄敬

诗纪者北海冯氏辑也，起上古，迄随末，搜括靡遗矣！又较其差谬，次其紊乱，诗以人分，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四

人以世系，斯亦勤且精也。余读之有慨焉！夫自字画始造，文制聿兴，诗实昉焉，其变可考也。天下之事自本趋于末，犹从高而下，必极所至而止，是皆关乎否泰醇漓之运，升降循环之机，非人为也。昔孔子删诗，商周而尚概无闻焉。今其歌谣散见于稗官小说，固多后人所附益，然词旨简奥，非秦汉士莫能为矣！其最足征者，典谟在也。舜命夔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府权舆也。命禹曰，工以纳言，时而颺之，风人观采也。勅天之命，时几交傲，叙事体裁

也，则唐虞已备矣！

诗三百，商周本文也。风雅寢微，离骚鬱起，炎汉改辙，曹魏遵轨，沿及陈隋，益以总杂，虽善恶殊科，妍媸异状，然月易岁殊，愈趋愈下，即其诗可知其世也。

古今之变，凡不知几也，唐尧无名，虞舜无为，由洪荒趋焉，必至此也；夏俗尚忠，忠必趋于质，质必趋于文，文之趋不至于刑名刻薄不已也，汉兴尚忠厚，忠厚必趋于节义，节义必趋于放达，放达之趋不至于纵欲，败度，灭礼，弃伦不已也。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五

己也。夫世变之趋，有所必至，乃其机微，恒征于诗，古人采诗观风，良以此也。今观明良之歌，浑浑噩噩，如天覆地载，莫可涯溪测也，其太古之遗音乎！五子之歌，沉郁感叹，不失其正，然去黍离北门无几矣！风雅颂之作，时异人殊，兼具世变，兼列美刺，如五色相，宣所以成彩也。汉人含蓄，古雅，宏伟，壮健，其治世之流风乎；陈思诸家，慨慷激烈，不诡前哲，情旨渐入微婉矣；晋人清致逸态，雄浑气格，飒以衰焉，其衰世之志乎；宋暨于隋，浮薄妖冶，益靡靡矣，其亡国之音乎！

夫诗缘于情，人限于时，情无古今，时有代谢，夏诗已不迨虞矣，况降而三代，又降而汉魏六朝耶？此高见远识之士，所以抱伤今思古之悲也。夫太素无色，五色形焉；太音希声，五声出焉；大羹无味，五味生焉；极其变至于不可穷，则仄者未尝不思以反其初，天时人事互运迭迁，谁能违之？夫诗至桑间濮上，弊斯极矣。一变为汉，又至玉树后庭，弊斯极矣。一变为唐由古及今，其始必善，终趋于弊，弊则必变，然视其初焉，亦又下矣，又安知汉魏之视三代，不犹后之

艺文

五十六

平定州志

视汉魏耶？近世徐氏谓由质开文古诗所以擅巧；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文质杂兴本末并用斯魏失也，固古今诗人之断案也，矧又由文求文者乎！夫诗有万端，要惟情景二者，情动于中，浩然莫遏则足蹈手舞。目视耳闻触物成景即象识心。故风云月露之形则古诗之糟粕也，是以其词实其旨切其质厚，非有程式自包体格。譬元气生物形色各殊也。后世昧本逐末，睹偶对者，因为律体；睹疏越者，因为散体；睹参差者，因为杂体。按格求辞，竞奇矜巧，推敲作

势，模仿成形，采潘陆之华，谢园绮之实，妆点愈繁，本根益丧，故间巷歌谣最为近古者，则以出于自然也。又甚者，乃立诸格、诸势、诸忌之论，神思气势之分，内象外象之辨，是何异钻木得火，遂执木求火；指孟象日，遂执孟为日耶！此徐氏为得其要，尚宜深探其本也。然以今观之，三代之诗卒莫唐虞，汉之诗卒莫三代；六朝之诗卒莫汉魏，则岂咸缀文之失哉！夫世道之趋，由上古极于唐虞，夏承其变；由夏极于秦，汉承其变；由汉极于六朝，唐承其变，即诗因之矣！匪徒曰将资艺藪之博洽也。

自唐以下，可略而言，睹是辑者，其必有所感也。夫肆命诸梓，兼附众评，北海冯汝言先生，创历代未有之书，編集《诗纪》百五十六卷。起唐虞赓歌，迄隋末歌谣，凡有韵之文，连章断句无不搜罗备载。吾乡前辈龙庄甄君序而梓之，关中传致四方，纸为之贵，甄君固深于诗，而同郡罕觐斯集，以是并未知甄君所为诗，嗟夫！斯道未易言也。举其全，非管窥筐举之夫所易能也！今梓传侍御一序，欲俾后来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七

修辞家，识风雅之渊源，见诗集之大成者，求是书而读之，庶几龙庄之嗣音哉。

磊阿谨识。

惟纳冯氏尽鸠古诗之逸，与汉魏以后至隋千余年之诗而悉合之。万历中古障吴瑄氏、谢陞氏，江都陆弼氏、吴郡俞策氏相与仇校甄敬之所序行者而重梓之于金陵；其书遂完好无遗憾。属弇州山人王世贞为之序，故于甄氏原序弁以旧字。

平定州志



艺文

五十八